

## 記市

早晨，屬於清晨的薄霧仍未散去，陽光曖昧不明地躲在遠山一角，而早餐店一桶桶純白豆漿的香氣、麵攤大鍋裡水滾的蒸汽，還有蔬果紙箱菜籃的摩擦窸窣、吳郭魚躍起水面的拍打聲，各樣的聲音和氣味早已齊鳴。天尚未亮起，市場的人們已經開始一天的工作。

我在市場裡長大。

市場的孩子，從小就在雞鴨魚肉生鮮蔬果中打滾，賣零食雜貨的小攤、有著熱呼呼豆漿的早餐店、一件件如衣服布簾般垂掛的服飾店……市場的孩子知道哪一家早餐店的豆漿最香最甜最好喝，知道哪一處是捉迷藏躲起來的最佳地點，知道哪一家雜貨店的老婆婆最兇脾氣最壞……我們生活在市場，看著人與人之間的討價還價和手中緊握的零錢認識這個世界，市場對我們而言是一本大書，父母身在其中教導我們人情世故：如何微笑地面對客人、如何跟熟識的客人套近乎，爲了客人手中的每一分零錢，我們誠摯地微笑，想辦法把貨物售出，混雜的人聲和著各種氣味，這是我成長的背景音樂。

在公有市場東側出口，市場最熱門的陳仔豆漿店隔壁，就是我家賣現宰土雞的雞肉攤。鐵皮搭成的長型攤子，牆上掛著積滿厚厚灰塵的營業證照，檯前擺滿剛宰好的雞肉，一隻隻光溜溜的土雞整整齊齊地陳列，不鏽鋼製成的檯面擦拭得閃閃發亮，一旁擺著的電子秤跳躍著綠光靜候客人光臨。每天五點，阿嬤準時起床，五點半拉起鐵門，鍋爐上燒起滾滾熱水，開始殺雞。還沒上小學的我總是跟著阿嬤出門來到市場，睜著惺忪的眼，口中咬著塑膠吸管啜飲溫熱的甜豆漿，看著阿嬤忙碌。

雞脖子一扭、頸間一劃，雞仔口中的哀鳴猶未停止便硬生生斷了氣，汨汨鮮血流出，放置在倒掛三角錐裡的雞仔胡亂撲騰，不一會便沒了動靜。脫毛、清洗內臟，阿嬤沿著肛門割開小洞，伸手進去，一推一拉，一付內臟便被完整的拉了出來，混著血絲冒著熱氣。我熟悉從倒掛的三角錐尖端匯聚的鮮血、雞隻臨死前的鳴叫和雞屎的氣味，手起刀落，手中承載著無數生命，販賣生命，卻也無可奈何，這是我們對生存的依賴。

小時候翻看故事書，十八層地獄裡鬼魂上刀山下油鍋，在煉獄中掙扎，其中的罪刑就有「殺生」這項，犯了這項罪刑的人們，要一遍遍重複生前宰殺動物所受之苦——我最親愛的家人，市場裡敬愛的叔叔嬸嬸，他們怎麼辦？隔壁賣魚的婷姊，拿著一把彎刀殺伐決斷。在橘色水桶裡悠游的吳郭魚被客人挑中，撈起，用木槌擊昏，刮鱗、剖肚，而魚嘴仍緩緩張合；一袋一袋的牛蛙供客人選擇，牛蛙被翻身甩上砧板，一刀落下，頭身分離，去皮去內臟，前一刻還在呱呱嚎叫的牛蛙化成一攤粉嫩的肉塊。市場的血腥來自人們的物慾，新鮮活躍的生命是人們的糧食、養分，生死之間界限再也不分明。而販賣者如我們是終結生命的中繼者，是殘酷的劊子手，生命由我們手中逝去，我們從中得利，嗜此維生。賣豬肉的叔

叔熟悉拆解豬隻的各個部位，賣魚的嬸嬸熟悉如何刮鱗片取最細嫩的魚肉，阿嬤熟悉雞隻的每一個細瑣關節和肌理，我們熟悉這些技能，用其他物種的生命，換取金錢，供應一家子的生活。有的人寫作賣字維生，有的人在商場運籌帷幄賺取利潤，也有農人種田以五穀養家。我們沒什麼不同，跟芸芸眾生一樣，汲汲營營，依著自身能力，做著自己的工作，感謝上天的恩賜，賜予我們這座市場和賴以維生的力量。

也許是源自對販賣生命的不安和愧疚，每年農曆七月二十九號，便是市場最重視的大日子。高高的戲棚架起，藍白塑膠棚底下擺滿一個又一個盛滿供品的塑膠大紅桌，用往生紙束成的蓮花垂掛在橫柱上，一箱箱的冥紙堆疊有如小山，法師開始誦經普渡，布袋戲偶則在戲棚內你來我往的征戰。跟著法師，人們拿著香，虔誠地跪拜，我有模有樣地學著大人，拿炷香口中念念有詞，眼前盡是眾人被裊裊香煙模糊的身影。繁長的誦經結束，各家便提著紙錢，往市場旁的空地走去，空地上早用鐵絲網圍了個大圓，升起火，圍著圓圈站定，手中的紙錢一疊疊往火圈裡扔，沒有人說話，每個人的臉龐都被奇異的火光照得通紅，熊熊的大火彷彿可以燒盡一切業障，帶給這些依靠市場維生的人們來年的平安順利，來不及燒盡的紙錢隨著氣流旋轉上升，飛啊飛啊，像是一道在夜晚閃爍的紅色星光，不知道飛往哪裡。

在我升上高中以後，傳統市場終不敵超市和全聯的大舉入侵，幼年時的城堡逐漸傾圮。瓜果蔬菜雞鴨魚肉攤家家收起，只剩幾個熟悉的攤販死守崗位；麵攤的老婆婆前年中風轉讓店面，熟悉的肉燥味也變了樣，幸好豆漿店還在，一桶桶豆漿仍舊絲絲冒著熱氣，細白燙口的甜豆漿，仍是記憶中屬於市場的味道。